

責任編輯：張旭健

翠袖乾坤 連盈慧

大母雞與鵪鶉蛋

一連看了好幾部黑澤明的電影DVD，發覺黑白也很可愛，事隔幾十年，還是那麼清楚玲瓏得像新印本，尤其看得人暢心的，還是片頭明星工作人員那一串母雞般大字的名單，而且不止黑澤明電影為然，他同時代以及之前所有黑白片，都是同一樣子，這個傳統，一直保持了好幾十年，奇怪當時電影工作人員，從未想過改變式樣。

當然今日不再看到母雞大字了，而且不止不大，甚至還愈來愈小，看到已不是大母雞而是鵪鶉蛋；突破「母雞傳統」之後，新的一鵪鶉蛋傳統——至今也流行了幾十年，可不知日後還會變出什麼新花樣。

不止片頭片尾名單如是，市面上傳單海報刊物廣告，也脫不了疏忽文字的處理。可能美術設計者已覺得文字不重要，一面倒就搞圖案花樣，總沒想到任何宣傳，文字一旦歸邊站，處理不好，就很難讓人了解產品的好處。其實文字才是宣傳的靈魂，所以不要嘲笑老派廣告的傳統宣傳手法，他們用到大大的字，直接有力的句子，就勝過今日淡色細字，轉彎抹角不知所云，甚至近乎猜謎一樣的「含蓄句子」。有時傳統的「舊」，未必一無可取，反之，還是經驗提煉出來的強壯力度，總有它值得保留的優點。

有個前輩朋友，就說他幾十年來看過的廣告句子，最欣賞還是那句「××公，止痛唔駛五分鐘！」說它簡單有力，宣傳效果，大過千言萬語，說得何嘗沒有道理。

琴台聚 孫浩浩

編審、編播

「編審是甚麼？」一位在電視台工作多年的視帝級人馬曾經這樣問過。編劇大家都認識，但編審又是甚麼？連在電視台裡面工作，每天拿着劇本人廠的演員也不知道，足證這工作是多麼被忽視的。所以當我得知有機會寫這專欄時，就下定決心要解釋一下編審的工作。

「編劇」顧名思義是負責編寫劇本，而「編審」則是整個劇的前驅、導航者，但如果要更加準確地形容這個崗位，我覺得他更像一艘船的船長。編審多是由經驗豐富的編劇晉升的，他是劇本的掌舵人，負責帶領一班編劇創作整套劇集，既要負責制定方向，也要作出最後決策，劇本上有任何錯漏都要負責。

一套二十集的劇集，一般會由編審帶領着三至四名編劇完成的，但如果拍攝期迫近，又或者集數較長，編劇的數目自然會增加。創作大多是主觀的，編劇亦各有其出身背景，有不同的專長，如果大家各自有不同的想法，各持己見，這樣劇集的線路、人物的發展就難以定下來，或者線路會飄忽不定，角色時好時好。這時編審就需要總攬一切，作出最後定案，確立出故事及人物的發展。而在編劇寫好劇本之後，編審更要負責改稿，令劇本不會出現不連貫的情況，遇有編劇經驗不足或偶有失手，寫不出要求，編審更有可能要將劇本重寫。

當編審其中一項甚為艱巨的工作就是責備。在故事敲定了之後，編審就要負責向公司各巨頭講解故事。

海闊天空 蘇狄嘉

世界最長午餐

墨爾本一年四季的節慶活動不斷，吸引各類遊客來臨，既有激動人心的體育運動，也有時尚流行的藝術盛會，當中最能吸引人流的莫過於「墨爾本美酒美食節」。

墨爾本美食素來聞名，記得二〇〇四年第一次遊墨爾本是探望短居於此的查氏夫婦。好客體貼的查太知道我嘴饞，預先策劃多處美食遊點，帶我一一品嚐。由萬壽宮價值不菲的鮑魚、南岸餐廳的澳洲和牛……到勇記的越南生牛肉河粉，回想起來，直叫人口水直流！

美酒則是墨爾本近年的異軍突起，雅拉河谷葡萄酒區（Yarra Valley）位於墨爾本以東四十八公里處，是與悉尼的獵人谷（Hunter Valley），南澳的巴羅薩谷（Barossa Valley）齊名的澳洲著名葡萄酒區。這裡有三十多家大小葡萄酒廠，每年出產眾多品種的葡萄酒美酒，除了供應澳洲本地市場外，還出口到歐洲、美國和亞洲等地。

每年一度在二、三月間舉行的「墨爾本美酒美食節」（Melbourne Food and Wine Festival），我過往都因時間不合，只能耳聞其盛，沒有親身參與機會。今年卻因提早到訪墨爾本，適逢其會，妹妹遂預訂了重點節目，於開幕日（三月二日）舉行的「世界最長午餐」（World's Longest Lunch）的位置，償我心願。

「世界最長午餐」是已有二十年歷史的「墨爾本美酒美食節」開幕品牌項目，長約五百米的餐桌沿着市中心雅拉河岸築起，千多人一起在此享用由國際知名大廚調弄的三道菜連配酒的午餐，每位盛惠澳幣一百三十八元。當然，除了美酒、佳餚的質素，享用食物的環境氛圍亦計算在餐價之內——在優美的戶外環境（雅拉河畔，與千多人）認識與不認識的）一起舉杯，可是一趟難忘的飲食經驗！

會議室內坐着十幾名西裝友，全是來自不同部門的主管，他們都身經百戰，還有甚麼絕世好橋未聽過？所以在賣橋過程中，任憑你把聲調提高八度，抑或努力的擠眉弄眼，他們還是沒甚麼表情，你也沒法從他們的形態中看出，到底他們是不喜歡你的故事，還是對故事沒甚麼意見，更加估計不到在講完故事之後，他們會有甚麼提問。賣橋不成功的，請下回再努力，以前就試過有劇集要賣十次、八次橋才成功。幸好，現在新公司不再有賣橋這制度，否則又要死很多細胞。

編審同時亦需要向演員講解故事。我會形容這工作就好像「色尿佬」一樣，因為目的就是要向演員推銷角色，向他們解說其角色有何特別之處，跟你過往所演過的劇集有甚麼不同，尤其是一些大牌或部頭演員，他們要覺得故事吸引、角色有所發揮，甚至有機會讓他們登上視帝、視后寶座才會答應接拍的。遇上演員對角色不感興趣，就要馬上靈活變通，如對方覺得角色不夠討好，就要即場發揮編審的急才，馬上將角色調節，務求令對方滿意肯接拍為止。

在劇本完成之後，進入拍攝階段，別以為編審的工作就可以停下來，當拍攝時遇上一些製作上的問題，例如劇組找不到理想的場景、道具不配合，甚至演員發生意外或病倒，無法繼續拍攝，編審需要馬上更改劇本，令拍攝得以繼續進行。所以，如果作為編審的工作就只是替編劇在劇本上修改錯字，那就大錯特錯。編審就好像一艘船的船長，任何時候都要緊守崗位，即使其他隊員都離開了，你仍得死守甲板。不過，同時你亦可以形容編審為編劇阿嬌，因為要經常執頭執尾。你有興趣當「編播」嗎？

鵝肝醬與鵝的命運

在歸真堂活熊取膽引發一場公眾的倫理之爭時，中國動物保護組織又把目光聚焦在鵝肝醬生產行業上。

最近，達爾問自然求知社在北京舉辦了一個環保沙龍，呼籲抵制一家跨國公司在中國鄱陽湖投資建立全球最大鵝肝醬生產基地。

人們都知道鵝肝是法國傳統美味。北京崇文門的馬克西姆餐廳一小塊鵝肝醬的售價就達百元以上，品嚐鵝肝醬成為中國新富階層的一種時尚享受。然而，卻很少人關注過鵝肝醬生產過程的殘酷。在此次沙龍上民間環保組織、農場動物保護協會、營養專家等人士向參會者展示了美味背後養殖鵝的悲慘命運。

動物福利已是一個世界性的話題，為人類口腹之慾虐待動物已被很多國家定為非法。與泛意的動物保護組織不同的是，農場動物福利協會更關注的是養殖動物的福利，如豬牛羊雞鴨等。在動物保護人士看來，即使是一隻用來做食物原料的動物，也有着與人類同樣的豐富情感，有着快樂、恐懼、痛苦等感受。農場動物福利包括動物與外界環境的和諧、自由度、身體感受以及精神健康等等。

鵝肝醬的原料是鵝肥肝，它是怎樣形成的？通過強飼。強制餵養的鵝其鵝肝是正常鵝肝的6—10倍，也就是脂肪肝。一隻巨大變態的病肝，在殘酷的鵝肥肝產業中卻是榮耀。愛吃烤鴨的人都知道「填鴨」，強行餵食催肥的鴨子才能烤出可口的脆皮。自然進食的鵝不會得脂肪肝，只有人工強行填食才能得到肥肝。雌性水禽不能做鵝肥肝，所以一出蛋殼就被扔到絞肉機裡。剩下雄性的鴨和鵝被飼養10—14周，當身體基本成熟之後，就開始被集中填鴨。

在操作間中，操作工人用手捏住鵝的頭頸，把30厘米左右的金屬管子插入鵝的食管，然後啟動

氣泵，把450克左右的玉米飼料在2秒鐘之內打入鵝的食管。為提高效率強飼時工人的動作往往非常粗暴，為制止鵝掙扎他們會緊緊抓住鵝的翅膀，以致強飼中會有50%以上的鵝翅骨折。如果食物下落不順暢，工人還會用棍子將飼料使勁往下捅。經過3個星期每天4次的強行填食，當鵝已出現目光呆滯，羽毛脫落，肥得走不動路等瀕死現象時，就結束填食立刻開始進入屠宰環節，這時已到鵝以及鴨的生理忍耐極限，一旦超過這個極限就會有大批鴨鵝死去。

鴨和鵝都是自然雜食性動物，看到食物會搶食。但鵝肝生產企業的飼養者為了讓牠們患上脂肪肝，故意給牠們非常單一且遠超過身體需求的食物。人們在鵝場看到，被強填的水禽看到飼料就會拚命逃避。強飼過程中，鴨和鵝都是單獨關在一個籠子裡，一生幾乎都是半蹲姿勢，因為籠子非常窄小，而強飼前後的體重是不一樣的。

強制填食給鵝和鴨造成極大的痛苦。飼管強行插入食道會導致禽類的食管瘀青、出血、穿孔、傷口感染；過量強飼造成禽類的肝破裂、肝硬化，鵝還會患上肝性腦病，因其肝的排毒功能被破壞，毒素侵入大腦使其猝死。強飼造成的禽類高發病還有佝僂病、骨折、毒血症、缺氧血症、內部肌肉出血、腸炎、吸入性肺炎、神經損傷、低血糖昏迷、細菌感染、體溫調節紊亂和呼吸疾病等。調查顯示，每年約有100萬隻鴨及鵝死於被強填的那兩個星期。

有人說，生產鵝肝的養殖廠是禽類的「奧斯維辛集中營」。

有人說，動物就是給人吃的，為了人類得到美味，動物就應該犧牲。商家一向宣傳鵝肥肝是健康食品甚至綠色食品，但是營養專家分析說，鵝肥肝以及鵝肝醬遠不是健康食品。鵝肥肝是發生脂肪沉積病變的動物肝臟，從病理學的角度看，

經過強行填食飼養鵝肝體肝臟脂肪含量是健康鵝肝的10—12倍，含有極高的飽和脂肪，人過多食用後可能會造成心血管方面的疾病。肝臟這個肌體的解毒器，原本就含有微量毒素，而動物去世前的極度痛苦，讓肝臟很容易含有致病的劣質蛋白質。此外，脂肪肝是肝癌的前期，吃這樣的肝對人體的威脅更大。過多食用鵝肥肝，會誘發澱粉樣變性疾病，其中積累的蛋白質損傷人體組織，並破壞其功能。食用鵝肥肝還容易誘發結核、骨膜炎、克羅恩病、潰瘍性結腸炎、狼瘡、支氣管擴張等疾病。

去年7月，鵝肝醬被2011年科隆國際食品博覽會拒之門外，引發了法德兩國的外交戰，起因是歐洲動物保護組織反瀉胃協會認為鵝肝醬廠家為了獲得巨大的肝臟，飼養方式涉嫌虐待動物。由於動物保護組織的呼籲，食品展決定抵制鵝肝製品。近年在動保組織的宣傳下，很多歐洲消費者簽名承諾不再食用鵝肝醬，此舉讓法國鵝肝企業受到巨大損失。法國每年生產約2.3萬噸鵝肝醬，佔全世界總產量的75%以上。在法國鵝肝生產形成了一個價值17億歐元的龐大產業，為3萬人提供了就業機會。

目前德國、奧地利、丹麥、芬蘭、愛爾蘭、意大利、比利時、荷蘭、波蘭、捷克、英國、瑞典、挪威、瑞士、以色列、阿根廷等國家，都已經立法禁止對動物的「強飼填肥」，而美國加州已經立法禁止銷售鵝肝製品。即使在法國，很多民眾也開始反對這個產業。2011年底聖誕節前就有很多法國公民集會反對生產鵝肥肝，他們在巴黎香榭麗舍大街舉行了反對鵝肥肝的活動。歐盟法令規定，凡加入歐盟的國家15年內必須停止填鵝生產鵝肝，並規定禁止設立新的強飼填肥養殖場。目前除法國之外其他歐洲國家都已停止生產鵝肥肝，還有鵝肥肝生產的匈牙利也在逐步減



鵝肝醬

網上圖片

產。2019年，歐盟將全面禁止生產鵝肥肝。

早在1981年，中國就已經建立了鵝肥肝產業，到2006年全國鵝肥肝產量已位居世界第三，僅次於匈牙利和法國。

一份來自中國「鵝肥肝產業聯盟」的報告預測，隨著歐盟國家動物權益的保護組織對填鵝肥肝做法的強烈譴責，西方鵝肥肝生產的重心必將逐漸東移，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的生產國。這種樂觀的預測背後，卻是令人悲觀的現實——中國人有錢了，能隨意消費已被世界發達國家棄絕的非道德食品。據悉，由於中國鵝肥肝生產達不到國外標準從未出口過，一直是內銷。

動物保護人士認為，中國的GDP增長已經夠高了，吸引鵝肥肝產業來華落戶自然能大大增加資本利潤、增加地方稅收，但面對巨大的經濟利益，即使不存對動物的悲憫之心，為此將冒的企業道德形象風險卻一定值得權衡。中國的皮毛製品曾因生產過程的殘忍而遭到世界市場的抵制，日益壯大的中國鵝肥肝產業，是否也會重蹈皮毛產業的覆轍呢？

生活語絲 吳康民

作家閻連科

作家閻連科應香港作家聯會之邀，前來講他的小說創作。他開頭就說，《為人民服務》的這本小說，並不是他創作中最好的一部。很抱歉，我也只看過他的這一本小說，因此也就比較。原因有二：一是它是一本禁書，只能在香港出版，但內地也有盜版的；二是書中有情色描寫，古往今來，情色描寫的小說都有銷路。

《為人民服務》為甚麼遭禁呢？如果說情色描寫，未遭禁的著名小說《廢都》、《白鹿原》有的是，也許還有不少我未看過的。但最犯忌的是他的情色描寫都涉及軍官妻子的紅杏出牆，涉及偷情都掛上「為人民服務」的招牌，褻瀆毛主席的石膏像。這些描寫，頗有諷刺意味，讓人浮想聯翩。而並不是情色的浮想，而是對某些神聖不可侵犯的大人物的聯想。我閻連科，這本書的創作，有原型的模範。

閻連科出生在河南偏僻小鎮，年少時參軍，雖然後來兩進大學學習政治教育和文學藝術，但仍給出一個土拙憨實的形象。很對不起，老人聽覺有點障礙，閻連科的帶有鄉音而講話速度又快，我只聽懂一半。他給我的名片，知道他曾任中國人民大學的名譽董事，也許曾在該校文學院授過課吧。

隨想國興

不管知名度多大，總有人不知道；不管多麼長袖善舞，總有交不到的朋友；不管什麼信仰的人，總會認為人與人的相遇相知透着神恩。這個神恩，就是緣。緣，有些能結上，有些卻怎樣也結不了，結不上。

緣

最近看到有關佛教活動的消息，是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將於本月廿六日至廿七日舉行，同時自廿五日至三十日，在紅磡體育館，有佛頂骨舍利瞻禮祈福大會。

結

看到這個報道，令我想起幾年前的一次舍利瞻禮，群眾魚貫進場，還未看到佛骨，就有不少人茫然欲滴，不自禁的流下清淚。我有個朋友就是這樣，情不自禁自然流淚，原因無法解釋，覺得彷彿有股力量，令人泫然欲泣，兩行清淚就落下來了。

我想，這這就是與佛有緣，與佛結緣吧。我自己卻是個與佛無緣的人，多年前到過陝西法門寺，看到唐朝留下的佛龕和舍利，除了感嘆之外，並無想哭的感覺。到山西五台山，看一座座大大小小的廟宇，也只有嘆為觀止的感覺而已。到普陀山如是，上泰山亦是。都不能結緣。

倒是有一次赴香港佛教聯合會的一個宴會時，從走道巧遇兩位朋友，一談之下，居然是殊途同歸。然後在會中更遇到了十多年不見的老友，原來他這十多年飯依佛門了。雖然不能與佛結緣，但佛門卻屢屢賜我後情，令人欣慰不已。

什麼人和什麼人能夠結緣，什麼人和什麼人怎樣也不能結緣，這其中，說不定有更巧妙的緣份在內吧。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女人的巨人

原來，伊利莎伯·泰萊逝世已一周年，明珠台月前重播了其長逾三小時的代表作《巨人》。說是美國德薩斯州一個大家族兩代情怨的故事，又是典型的三角愛情，女人美麗賢淑，男人勇猛承擔。

電影中由古士甸飾的僕人傑特雖然暗戀女主人萊絲莉（泰萊飾），卻心存自卑，直到後來找到石油才滿身油漿地前來向男主人畢克（洛林遜飾）示威，對他來真正成為富可敵國的石油大亨，仍對萊絲莉念念不忘，以一擲千金方式來掩飾內心的空虛，藉機包下整間酒店招待眾鄉親，真正的心意卻是向女主角證明自己的能力和愛意。

這是男孩的幼稚？還是男人的執迷？這自然令畢克不快和不安，但主人一家仍欣然赴會。傑特的苦心和慷慨贏得眾人的喝彩，也攝取少女崇拜的目光，但始終得不到女主人的心，最後醉倒死去。

最後一幕是，畢克一家在返家途中在一間小食店用膳，店主看到有一個小紅番孫女「有色人種」而出口不遜，惹火了一家之長畢克，他出來理論並跟店主大打出手，當然，畢克輸了，摔倒在地，還被人用食物扔得滿身。他以為妻女看此狼狽相，一定會罵不起他了。他戰兢兢地問萊絲莉（大意）：「自己可是她心中的巨人？」萊絲莉說，她心中的巨人就是一位對種族平等和鄉土執着的男人……

因為，在女人心目中，能夠為弱小仗義的男人是巨人；能在別人遇到困難時，主動伸出援手的男人是巨人；能不畏世俗眼光為「小事」發聲的男人是巨人，像年前逝世的鄧光榮，他的英俊小生形象或許迷倒眾多少女，但當他為病故了的誼妹肥肥出聲而公開痛罵其前夫欠責任心時，他成為很多女人心目中的巨人。

不過，電影中的巨人不是男人，而是噴出石油的得州；導演要說的是一個美國夢的勵志故事：只要敢探索，機會處處在；只要肯努力，就有出頭天。然而，富有和愛情未必成正比。這是半個多世紀前荷里活電影的價值取向，或許，也值今日走向富強的國人借鏡。